

刘梦溪 | 花落花开 水流不断 ——追忆赵朴初先生（下）



【图注】赵朴初先生为作者题写的联语：
云若无心常淡淡，川如不竞岂潺潺。

最后一次见到朴老，是1998年5月，端午节的前一日，《世界汉学》创刊的时候。提前打电话给陈邦织先生，安排下在北京医院会面的时间。已经很久没见过朴老了。此前的一次是1996年2月，纯属偶然。我随内子探视冰心妈妈，吴青说朴老就住隔壁。下楼时见朴老的房门开着，不由回身，迟疑地轻轻走了进去。朴老合衣、穿着鞋、闭目仰卧床上，双手挽脑后，在安详小息。注目致意片刻，正欲离去，朴老醒来，认出是我站在他的床前。迅即坐起，问那欢悦非常。不一会儿邦织先生回来，我便告辞了。朴老一边送一边自言自语：“故人情呵！故人情呵！”朴老这句话，几年来一直萦绕在我心里。

《世界汉学》创刊座谈会朴老未能出席，因医嘱不宜离开医院。但他为这本新

刊物的出版题写了贺语。

本来以为随便写句什么话也就罢了，陈邦织先生常用的那种薄薄的那种稿纸；可是朴老不要，伸手去取宣纸，并拔开了毛笔的笔帽。略加沉吟，写出诗句：“汲古得修绠，开源引万流。”末署“世界汉学创刊志庆，赵朴初敬贺”并亲手压上刻有“朴初”二字的阳文印章。令我感愧惊喜的是，为《世界汉学》题词，朴老同时还想到了他喜欢的《中国文化》，两联诗句，各指一刊。笔者的十年的微薄而艰辛的努力，朴老只用两句话，即概括无遗。这是朴老最后一次对我的勸勉，也是我终身命也不敢或忘并永远愿为之努力的为学轨则。

我和朴老最后这次见面，他还并非偶然地讲起了佛教的“因缘”与“

因果”。《中国文化》第十四期上刊有庞朴先生笺释方以智《东西均》的文章，题目为《黑格尔的先行者》。朴老一边翻看一边说道：“方以智、黑格尔，已经晚了。辩证法是从释迦牟尼来的。佛教讲缘，缘就是条件。任何事物的存在，都需要条件，都有其成因。因上面还有因，可以不断地追上去。但要问最初的因是什么？回答是没有的。佛教不承认第一因，也不主张有最后的结果。我们讲事物的因果，是指在长河中截取一段，这一段有因有果。万事万物，无始无终。”朴老说着哈哈大笑，说他在讲佛学了。他写的《佛教常识问答》，自然“因”“缘”“果”的讲释，确为生平第一遭。

听朴老讲释佛理，讲者心悦，我亦欢喜。如同这次诵读讲者之遗嘱，心生大欢喜，应知去来处。朴老停止了呼吸，却没有死。他的爱心，他的善念，他的慈悲，将永留人间世。

“花落花开，水流不断。”（完）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梦溪，文史学者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，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，《中国文化》杂志创

办人、主编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、马一浮书院院长。研究方向为思想文化史、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。主要著作有《传统的误读》（1996）、《学术思想与人物》（2004）、《红楼梦与百年中国》（2005）、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（2008）、《陈寅恪的学说》

（2014）、《当代中国之传统与现代的变奏》（新加坡青年书局，2014）、《马一浮与国学》（2015）、《学术与传统》（上中下三卷，2017）、《陈寅恪论稿》（2018）、《中国文化的张力》（2019）、《王国维与陈寅恪》（2020）、《国学与经学》（2021）等。

凤凰资讯



【图注】《八十梦忆》，刘梦溪著，生活、读书、新知三联书店出版。

